

桥横波上刻纹繁，百态浮雕岁月镌

——普陀山海会桥石刻探究

□孙峰 虞超雁

海会桥，位于普陀山法雨寺前莲池上，为单孔石拱桥，长约20米，宽5米，南北横跨，将莲池分割为东西两潭。海会桥构造灵巧，古朴端庄，为舟山古桥珍品之一。

海会桥的历史，在舟山海岛古桥中，算是小弟弟了，其远远晚于始建于明代的永寿桥。最早记录海会桥的，是《普陀洛迦新志》卷七《营建门》“桥”的条目中，云：“海会桥，在法雨寺前。清光绪十八年，住持化闻建。”一两句话带过，其文字甚为简短，和其他桥相比，既没有名人题咏诗句介绍，也没有建筑特色描述，似乎是一座很普通的桥梁。

其实不然，海会桥的建筑颇有特色，桥栏、桥联、桥铭、望柱、抱鼓石、地雕等一应俱全，整体完整，保护良好。石拱桥依山傍海，流水潺潺，环境幽雅，颇得游山文人的青睐。晚清时期，德国学者柏石曼曾仔细考察海会桥，并从水文化、地名文化、石刻文化等角度，对这座石拱桥做了翔实的描述，还拍摄多幅图片，载入《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》一书，传播了普陀山的古桥文化。海会桥，是法雨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雨寺范围之内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，从现代眼光看来，海会桥也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。

海会桥的桥铭

海会桥的东西两个侧面，块石中各镶嵌“海会桥”桥铭一通。石刻长约1.2米，高0.6米，位于拱券之上桥面之下。嵌桥额石，石面与桥墙平，浮雕横轴，横轴下饰如意头匾托。石刻下部成弧形，正与拱券相缝合。整个石刻设计古朴典雅，颇显书卷气。

海会桥东侧的“海会桥”桥铭，比较清晰，大字阴刻，楷体书法，左边有“悟道人书”落款，右边为“光绪辛卯季夏吉旦”字样，分列浮雕横轴两边。“悟道人”身份不详。

海会桥西侧的“海会桥”桥铭，草木覆盖，有些难以辨别。幸得宁波古桥研究学者朱永宁先生十多年前拍得的高清照片，显示落款小字也刻于轴外两边，分别为“大清光绪十七年六月”“法雨住持化闻题”字样。

题刻中“光绪辛卯”即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说明海会桥是建于光绪十七年，而与《普陀洛迦新志》记载的时间“清光绪十八年，住持化闻建”相差一年。石刻的说法，更具有参考价值。

两通桥铭石刻，字迹一模一样，但一“书”一“题”，有所区别。书法皆系“悟道人”所书。而“化闻题”，则说明海会桥的取名者即为化闻和尚。

化闻是近代普陀山颇有名望的一位高僧。化闻（1840—1897）名福悟，俗姓张，奉天铁岭（今辽宁铁岭）人。其家世贵族，幼年习儒，成年投僧忠亲王（即僧格林沁）的幕下，因功升监司。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普陀朝圣，依立山和尚出家于伴山庵。光绪七年，北游京都，钦命住持翠微山香界寺。光绪十年，回山省师，继席法雨寺。化闻在普陀，留下很多功绩。他续修法雨殿宇，构建莲池，造海会桥；请示定海厅，裁免每年花费百金的贡茶，减轻僧众负担；光绪十九年秋，赴北京请大藏经，聘印光法师至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持持，与一代宗师印光大师有知遇之情。其道风远播，盛德感人。

化闻和尚题桥铭为“海会”，是很有讲究的。细究“海会桥”地名，既具有自然地理的意义，更具有佛教文化的内涵，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。

从自然地理角度看，“海会”一名与水源有关。海会桥所处的莲池，旧时莲叶满池，广亩余，碧波涟漪，依山傍海，多股水源在此交汇，流向大海，故云“海会”。旧志记载，法雨寺前，“青玉洞与诸水交汇处……雨后乱泉暴流，有靛幽之观”，此处位于佛顶山下，水源丰富，因而化闻和尚就地开筑莲池。

柏石曼在《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》一书中，也是这样认为的：“附近山上的水流

海会桥的地名涵义

海会桥的桥联



海会桥



海会桥栏杆的雕刻



海会桥上的地雕

皆注入法雨寺前的这片池塘，再由位于池塘东南角的堤坝导入一条排水沟，流向附近一片宽阔的海域，最终汇入无尽的大海。人们据此给池塘上方的桥梁取名‘汇海桥’（误笔，应作‘海会桥’）”。

关于佛教文化的内涵，柏石曼也有认识，他认为“海会”一词有丰富的意境。其分析，“汇聚水流”隐喻着人的所有思想、苦难乃至整个人生都汇聚于一点，即对永恒真理的思索。而这苦苦探寻的真理便存在于佛及佛法当中。“归入大海”则意味着人带着对这份真理的执念，踏上前往无边佛海的征程。这其实只是柏石曼自己的解读。实际上，“海会”一词，是佛教文化上的专用名词，只是柏石曼没有完全理解中国词组之间的相关性，而未按照本意解读罢了。

莲池海会，是一个专用词组。“海会”一词与“莲池”密切相关。先有莲池，再建海会桥，这既有地理地名上的延伸关系，也有佛教文化上的整体关联性。莲池，在佛教中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；海会，谓诸尊圣众之会聚，以海比喻其德高、数众，故称海会。“莲池海会”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中道场的一个表述。

总之，“莲池”“海会”这两个地名，分开来可以作地理上的解读，而连起来则更具佛教文化的内涵。所以看似简单，实际上是两个非常高大的、充满智慧的地名。由此可见题名者化闻和尚的良苦用心。

舟山海岛地区的古桥，刻有桥铭的很多，但是留存桥联的古桥已经不多见了，唯“海会桥”尚悬有两幅石刻楹联。

海会桥东边一侧，桥洞两边，各有石刻，题云：“此去立时登彼岸，更从何处觅优昙。”优昙，特指佛教故事中的“优昙钵花”，这种花非常稀有且美丽。这副对联，表达了对修行者获得最高智慧或开悟状态的渴望。这副对联为行书字体，书写较为流畅自然。从书法艺术角度看，这几个字笔画灵动，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处理巧妙，笔势连贯，给人一种气韵流畅之感。字体的结构疏密得当，有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律美，虽历经岁月，仍能看出书写者对行书笔法

和结构有较好的把握，展现出独特的书法韵味和艺术风格。

海会桥西侧，桥洞两侧各悬联语“长桥永固三祇劫”“大地齐开九品莲”。“三祇”是指佛教中的“三阿僧祇劫”，“阿僧祇”意为无数或无央数，乃数目之最大极限，非算数所能知。“劫”是时间，意为“长时”，即长远的时间。上联意祈长桥永固垂万年，但用“三祇劫”词更深邃。下联用“九品莲”词，也是源自佛教“九品莲台”说法。九品莲台，象征着修行者通过不同的修行层次，最终达到的极高境界。这也是鼓励修行者在日常学习生活中，多积德行善，以便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这副对联，字迹笔画粗细较为均匀，笔画之间的起承转合规范，结构端庄，符合楷书的典型特征。而其书法字迹古朴，笔画苍劲有力，线条富有质感，整体风格端庄稳重，有浓厚的历史韵味与文化气息，从字迹中可感受到书写者有一定的书法功底，对笔画的把控和结构的安排较为得当，体现出传统书法的魅力。

从功能来说，海会桥既是一座交通桥，又是一座礼制性桥梁，是朝礼法雨寺的香道，因此其设计十分规整，而桥梁的构件、细部也是精益求精，充分反映在栏板、地雕、桥铭、桥联的雕刻中。

海会桥两侧共设置栏板26块，双面浮雕，共有各种戏剧故事、吉祥如意、飞禽走兽等图案52幅，望柱头雕有小石狮，刻工精致，栩栩如生。与其他佛教寺院的建筑栏板石刻有所不同，海会桥栏板石刻的内容似乎更关注民众的生活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晚清以后普陀山寺院的世俗化，其石雕文化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，让普通民众看得懂，欣赏得了。根据雕刻图案，海会桥主要反映以下主题的内容：

1.反映社会民俗活动

最典型的就是海会桥桥墩栏板的一通石刻，反映迎神赛会或演戏、酬神之类民俗内容。这一通石刻也得到当时外国游客的好奇，并被摄影者载入美国北长老会主办的《教务杂志》。

这一通石刻，分左中右三格，当中一格较宽，为主图，呈画轴方式，一位披着战袍的长髯公模样的将军，疑为郭子仪，手持令旗、挥舞宝剑，右侧则为两位清朝官员，头戴“顶戴花翎”，弯腰拱手作揖，一位清朝官员腰间佩刀，看来是一个武官，另一位则是文官。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聚在一起，应该是一种类似迎神赛会、庙会演戏主题的民俗活动。清朝官员身边还清晰刻画墙门，说明这是在街头的活动。长髯公模样的将军，其身旁有匹马以及马夫。石刻的刻画极其精细，令旗上的龙图案、清朝官员的念珠、马匹项下挂着的铜铃都刻画得细致入微。

左边一格，扇形的门额刻有“孙铁口”三字，“铁口”一般是指算命先生，这幅图描绘的“孙铁口”，一位留八字胡的老者，一手持扇子，另一手持着胡须，似乎口吐莲花，滔滔不绝。

右边一格，刻画的也是一位留胡子的老者，但是扇形的门额刻字不甚清晰，难以判断职业。

清代官员的形象及其社会活动，能够写实地绘入寺院拱桥栏板并广而告之，不是很常见。当时随着报纸媒体的出现，各种清朝官员形象常常被绘入报纸，绘入石刻自然也不稀奇了。

2.反映田园生活

在柏石曼的游记中，对海会桥的石刻也做了一定的记录。他特别关注的就是石刻中的田园生活，特别是其中的动物活动。作为外国人，柏石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可能相对较弱，而对于画面中动物与人的关系，则比较容易观

察、把握些。

他在文章中说：“两段扶梯栏板的雕刻则展现了田园生活的图景，例如相互角力的山羊、公牛、狗以及大量罕见的岩石、树木，偶尔也有一些人像。这样一来，人便与自然融为一体，或由自然中突显出来。雕刻中的人观察着动物的活动。这本是一个内心活动，但在这里通过一种简单且流畅的方式展现了出来。”

在其中一个雕刻画面中，两只山羊正奋力角斗，旁边还站着一只愣愣的小羊。柏石曼评论“这一切尽收森林之神眼中，此时他正在树枝下惬意地观看着人世间愚昧可笑的行为”。整个场景刻画自然，线条优美。但不同的人可能对画面有不同的理解。简单地看，这些动物主题的画面反映了动物之间的自然朴实的行为。复杂地看，从另一个角度，着眼于旁观者，则似乎反映面对争斗的淡然处之、冷眼旁观。这就是石刻解读的魅力。

这些画面的刻写也是非常细腻，反映刻工的构思和工艺着实令人惊叹，对此柏石曼给予高度评价。如有一块栏板上，一位骑在水牛背上的牧人正在阻挡其他水牛的攻击。旁边一只小牛犊玩得累了，懒洋洋地窝在一边。工匠们将这些身形庞大的动物巧妙地安置于画面内，柏石曼评论说：“能工巧匠通过动态的轮廓、生动的装点、雕琢细腻的枝叶，以及流线的水纹和顶部角落处的飘逸的云饰，使得原本笨重硕大的水牛身躯变得柔和了许多。”

3.反映传统吉祥文化

海会桥栏板的石刻画面，数量最多的还是反映吉祥文化的图案，这些图案有的是单独一幅，也有的是多幅图案的组合。

单独一幅画面，栏板朝向水池的一面石刻，有双龙戏珠、凤凰展翅等图案。双龙戏珠，刻画的两条龙，浑厚婉转，显得非常可爱，龙须的刻画丝丝可见，四周缀以祥云，刻工也是非常精致。

有的栏板，分成三格，吉祥图案分据一格。如，有一通栏板的左侧一格，刻画松鼠葡萄的图案。葡萄成串寓意“多”，松鼠属鼠类，十二地支中与“子”对应，故“松鼠葡萄”图案象征着“多子多福”，有子孙绵长、家庭兴旺的寓意。更多的吉祥图案是融合于书房、雅室画面之中。如，五个铜钱串起来、花瓶中插上画戟等图案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铜钱不仅是一种货币，还经常被赋予吉祥和避邪的寓意。五个铜钱串起来，象征着福禄寿喜财，五路财神、招财进宝，也有驱邪避凶的含义。花瓶中插上三支画戟也是常见的吉祥图案，寓意“为平（瓶）安安，连升三级（戟）”。

海会桥桥墩的平台，还有一通地雕，直径一米多，呈圆形，内外两圈，内圈石刻莲叶和数朵莲花，其中一朵迎风盛开，亭亭玉立，还有一朵含苞欲放，左右则还有莲花相衬。荷花经常用来象征和谐、合作、祥和、团结等吉祥之意，也是佛教文化的主要符号，有步步莲花的寓意。地雕外圈则刻画祥云等吉祥符号。石拱桥上刻写地雕，在舟山古桥中也甚为少见，也反映海会桥整体设计的精细化。这一通地雕刻写精细，保存完好，也是舟山地雕文物中的精品。

海会桥的石刻内容，丰富多彩，涉及桥铭、桥联、桥栏石刻和桥面地雕等，其中桥铭文字，记载了海会桥的建造时间和题名者，具有史料价值。海会桥的桥名及其桥联，则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，桥联的书法具有浓厚的艺术价值。桥栏石刻的内容多姿多彩，反映了社会民俗生活、田园生活和传统吉祥文化，石刻工艺精良。由此可见海会桥的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，值得保护利用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
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

结语